

吐露港上

如果你是一隻鷹，而且盤旋得夠高，吐露港在你的「鷹瞰」下就像一隻蝴蝶張著翅膀，風來的時候更加翩翩。這是一位女孩子告訴我的。她當然不是那隻鷹，沒有親眼看過。每次從臺灣或歐洲飛降香港，也不經過這一片澄碧，所以我也無法印證。不過她的話大概沒錯，因為所有的地圖都這麼畫的。除了「風來的時候」畫不出來之外，地圖真能把人變成鷹，一飛縮山、再飛縮海、縮大地為十萬分之一的超級老鷹。我不說超級海鷗，因為鷗翅低掠貼水，鷹翅才高翔而摩天。

我就住在那蝴蝶左下翼的尖上。

那就是說，在一岬小半島上，水從三面來，風，從四面來。面前這一汪湛藍叫吐露港，也有人叫做大埔海。還是叫吐露港好，不但名字美些，也比較合乎真象，因為浩淼的南中國海伸其藍肢，一探而為大鵬灣，再探而為吐露港，面前的水光粼粼已經是灣中之灣，海神的第三代了。但不可小覷這海神之孫。無數的半島合力圍堵，才俘虜了這麼一個海嬰。東西寬在十公里以上，南北岸相距也六、七公里，在叢翠的簇擁之下，這海嬰自成一局天地，有時被風拂逆了，發起脾氣來，也令人惴惴想起他的祖父。

群山之中，以東南的馬鞍山最峭奇，不留餘地的坡勢峩峩，從烏溪沙的海邊無端削起，在我們是側看成峰，旭日要攀登許久，才能越過他礙事的肩背，把遲來的金曦鏢射我們的窗子。

和我的陽臺終古相對，在迢長的北岸橫列成嶺，山勢從東而西的，依次是八仙嶺、屏風山、九龍坑山、龍嶺，秤也秤不盡的磅磅磅

礪，遠了，都淡成一片翠微。正如此刻，那一脈相接的青青山嵐，就投影在我遊騁的眼裏，攤開的紙上，只可惜你看不到。有時候我簡直分不清，波上的黛色連綿究竟是山鎮著水，還是水浮著山，只覺得兩者我都喜歡，而山可靠像仁者，水呢，可愛像智者。智者樂水，也許是因為水靈活善變吧。不過山也不是一成不變的。夏天的山色，那喧呶的綠意一直登峰造極，無所不攀。到了冬天，那消瘦的綠色全面退卻，到山腰以下，上端露出了遲鈍的暗土紅色和淡褐色。在艷晴天的金陽下，纖毫悉現，萬象競來你眼前，像統統攝入了一面廣角魔鏡，山嵐在青蒼之上泛起了一層微妙的紫氣，令人在讚羨裏隱隱感到不安。陰天，山容便黯澹無聊，半隱入米家的水墨裏去。風雨裏，水飛天翻渾然攪成了一色，借著白氣瀰漫，山竟水遁失蹤，只留下我這一角危樓在獨撐變局。雨後這世界又都回來，群山洗濯得地潔天清，雨濕的連嶂疊巒蒼深而黛濃，輪廓精確得刀刻的板畫一般。其中最顯赫最氣派的，是矗屏在正北的八仙嶺，嶙峋的山脊分割陰陽，一口口咬缺了神州的天空，不知女媧該如何修補？喬志高說，他每次數八仙，總數到九個峰頭。其實所謂八仙，不過取其約數，當不得真的，否則豈不要過海去了？通常也只能指認最東邊的是仙姑峰，山麓一直伸到船灣淡水湖邊去瀝足，最西邊的純陽峰「道貌」最峻拔，據說近一千八百英尺。這些峰頭在吐露港上出盡了風頭，每次一抬頭，總見他們在北空比高競秀，肩胛相接，起伏的輪廓頂在天際，是沙田山居最最眼熟的一組曲線了。

八年前初上此樓，面對這鏡開天地雲幻古今的海光山色，一時目迷神飛，望北而笑。樓居既定，真正成了山人，而山人，豈不是「仙」的拆字嗎？繪著紫徽的中大校車氣咻咻從前山盤旋到後山，如釋重負地喘一口大氣，停在我住的第六苑樓底。這裏已經是文明的末站，再下去，便是海了。這裏去校門口近一公里，去九龍的鬧區有十幾公里，去香港本島呢，就更是山一程，水一程，紅燈無數，「長停復短停」。臺灣的航空信只飛一小時，到我的信箱裏，往往卻要一個星期。這裏比外面的世界要遲兩日。「別有天地非人間」嗎？風景的

代價是時間，神仙，是不戴錶的。

頭兩年隔水迢迢看八仙連袂，只見帆去檣來，波紋如耕，港上日起日落，朝暉與晚霞同在這鏡匣裏吐露又收光。看海氣濛濛，八仙嶺下恍惚有幾村人家，像舊小說裏閒話的漁樵。到夜裏，黑山闐闐，昏水寂寂，對岸卻亮起一排十六點水銀燈，曳長如鍊，益加牽人遐想。「那對面，究竟是什麼地方呢？」我們總這麼問。

兩年後我們買了那輛綠色小車，第一次遠程便是去探對岸。一過大埔鎮，右轉上了汀角路，漸覺村少人稀，車輛寥落，便在八仙嶺下了。我們沿海向東閒閒駛行，八仙的翠影在左窗競走。奇怪的是，怎麼近在額際了，反不如預期中那麼蔽空排雲，壓迫仰望的眉睫？也許是隔了水的感覺吧？水，真是一種靈異之物，偌大的一盤盤一簇簇山嶺，一落入她的深眸淺靨裏，竟然不自矜持，怎麼就都倒了過來了？隔了一鏡奇詭的煙水，什麼形象都會變的。

過了三門仔檣桅修挺的小小漁村，再向前五、六公里，就停車在大尾篤，羅漢松危立的懸崖下，沿著斜坡，步上了平直的跨海長堤。猝不及防，那麼純粹又那麼虛幻的閃閃藍光，左右夾擊來襲我兩頰。左頰是人開的淡水湖，除了浪拍堤下碑大的白石之外，水上不見片帆，岸上不見人煙，安靜，乾淨得不可思議，真的是「藍溪之水厭生人」。右頰是神開的吐露港，只見滿帆大舸，舢舨小船，在活風活水裏趕各自的波程，最得意的是馬達快艇，尾部總是曳一道長長的白浪，水花翻滾，像一條半里的拉鍊要拉開吐露港但不久被海風又縫上。隔著洋洲和馬腰二島，背著半下午的淡淡日色，南岸的煙景眺不真切。目光盡頭，你看，中文大學後山的層樓相疊相錯，那麼纖細地精巧，虛幻得渺不足道，背光眺來，更令人疑作蜃樓海市了。我在其中度過的歲月，諸般的時憂時喜，患得患失，於是也顯得沒有意思。如果藍色象徵著憂愁，就讓這長堤引刀一割，把淡的一半給裏面的湖，鹹的一半給外面的海吧。堤長二公里，那一端接上白沙頭洲的平

岡，只可惜堤身太直，失去縈迴之趣，而迎風是蕭蕭的蘆葦，不是依依的垂楊。不過遊人並不在意，堤上的少年只管騎單車，放風箏，水上的就自划小船。最好的時候該是渺無遊人，獨自站在堤上，聽風，聽水，如果真夠靜，風和水也會洩漏一點天機。

從跨海長堤沿著淡水湖的西岸向北駛行，坡勢陡起，不久湖水低低落在背後，四周山色裏再回望八仙嶺時，已經轉到我們的左側，但見仙姑峰高挑的側影，不再是八仙連袂同遊了。山道迴旋，遍生馬尾松，野梨，細葉榕，和相思樹的崗巒便繞著車頭俯仰轉側，真想不到海角這半島上，丘壑之勝，還有這麼多變化。

新娘潭在山道右面。循著羊腸陡徑穿過雜樹叢草盤到谷底，就得小潭一泓，澗水淙淙從亂石裏曲折下注，遇到石勢懸殊，就形成迴流或激起濺波，看水花自生自滅，即開即謝，謝了再開。山鳥脆鳴，在潭邊的石壁上盪起了回音，但是我無法參透那禪機，更無法陶然忘機，只要遊客之中有三兩個惡客提來電晶體的放錄音機，效力奇大地污染水石的清音。

幸好一過了新娘潭，遊客就少了。再向北去，漸漸就烏稠人稀，四山無語，只剩下八仙嶺後坡上一叢叢野墳亂碑，在荒寂裏怔怔相對。有時山道轉處，會見一頭黃牛領著兩隻幼犢，或越過路去，或施施然迎面踱來，令人吃驚。那些畜生也許是經過世面，見了龐然猛捷的車，卻意態從容，毫無畏縮。這一帶原是燒烤野餐的好去處，有一次我們和維樑兩家在路旁的草地上野餐，竟來了三頭黃牛，看來一母二子，也是一家，在我們盛宴的四周逡巡，顯然有意參加。那母牛氣噴噴的寬鼻子甚至嗅到沙拉盒子上來了，一個分神，橘子已被銜去一隻，只見上下顎一陣錯磨，早已囫圇吞下。嚇得大家請客又不甘，逐客又不敢。糾纏了半小時，那一家人，不，那一家牛才怏怏拂尾而去。

再向北行，就真的接近邊界了。腳下水光一亮，眼界為之豁然開敞，已到新界最北端的沙頭角海。這水域雖然不如吐露港那樣波瀾吞吐，風雲開闔，卻也是大鵬灣所浸灌，灣口正接廣東的海岸。灣之南端是一座孤村，只有三五小店，叫做鹿頸，正是我們每次長程海山之遊的迴車之處。這小村竹樹掩映，村口有石橋流水，小吃店前總有鵝群在閒步啄食。我們常愛坐在店前的長條凳上，吃一碗熱湯蒸騰的雲吞麵，不是因為有多麼好吃，而是喜歡那不拘形跡不分內外的一點野趣，和店主那種內地婦人的親切古風。

從中大來到這裏不過三十公里，實際上當然說不上是什麼長程之遊。曾經，我長途馳騁的最高記錄是一天一千一百公里；三十公里在高速路上，不過是十幾分鐘的事情，舊小說裏「一盞茶的功夫」。但是俛在山腳水畔的鹿頸，只是一座邊村，連邊鎮都夠不上，再向北去只有一車可通的窄路，路的盡頭是麻雀嶺，嶺的那頭便是大陸的河山了。遠，在邊界。遠，在文革荒誕的歲月。遠是三十年陌生的距離，從中年的這頭眺那頭的少年。巡邊的警車到此就回頭：到此就感覺山已窮，水已盡，幾乎一伸手就摸得到另一種呼吸。

再回到沙田時，天就晚了。回到樓居的窗口，吐露港又在那下面敞開它千頃的清澄，倒映著不知不覺間暗下來了的八仙翠影。如果是晴艷無奈的黃昏，便坐在無限好的霞光裏，不忍開燈，怕燈一開，黃昏就留不住了。燈雖是古典，晚霞才是神話。但是一爐煉丹的霞火能燒多久呢，不久，燈還是亮了。一燈亮，千燈都亮了。燈的溫柔安慰著港上空寂的夜色，桌燈脈脈，是全世界都棄你而去時仍守住你夜讀的那一罩溫柔。

夜的吐露港無言而有情。兩岸的燈火隔水相望，水銀的珠串裏還串著散粒的瑪瑙，暖人冷目。夜深時，我遠望北岸的那一串銀燈，相信對岸的什麼亮窗裏或者昏窗裏也有誰的眼睛正對著我這盞桌燈，但這樣的相守相望，雖長夜如此，卻永遠不能證實，而同時，水上的倒

影也在另一個世界守著我們。

晴夜的水上，有時燦放一簇簇的漁火，每船二燈，金睡蓮一般從我腳下一直飄泊到東北的灣口，最後在馬達勃勃聲中圍成一圈，合力收網。秋乾的夜裏，八仙嶺的山火野燒，艷媚了港上所有的窗子。有時火勢燎過半座山，有時幾條火舌爭吐紅焰，可以維持幾小時的壯烈夜景，連海面也灼灼動容。

夜的吐露港不但好看，也自好聽，只要你自己夠靜，便聽得見。春雷一呼，萬蛙齊應，以喉音腹語取勝的蛙族，為夏喉舌，喧來了熱門的炎暑。黃昏以後，鳥聲一齊交班給樹下低而細清而晰的蟲聲，那時斷時續的吟吟唧唧，像在陪伴我誦詩的哦哦，燈下幻覺就是小時候在江南後來又跟去四川的那一隻。有時星沉夜永，谷底的人家會送來幾聲犬吠，隔著寒瑟的空間，顛顛地，更增荒涼。是為了什麼呢，夜歸人嗎，賊嗎，還是鬼呢？至少醒著的不止我一個人吧，雖然不睡有不同的原因。

最後是什麼聲音也沒有了，除了風聲和潮聲，古來最耐聽的聲音。而這些，吐露港，就是你一直想說的故事嗎？

一九八二年二月